

张晓凌·主编 李功一·策划

徐 涟·编著
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

田黎明



Evaluating
China Contemporary
Artists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徐
涟·编著

张晓凌·主编 李功·策划

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

田黎明

Evaluating
China Contemporary
Artists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田黎明卷/徐涟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8
ISBN 7-80720-601-2

I. 中… II. 田…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4554号

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丛书
——田黎明

著者
徐 涟
主编
张晓凌
责任编辑
功 一
设计指导
赵 健
书籍设计
胡 妍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装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2月第一版
200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小16开
印 张
13.625
印 数
3000册
书 号
ISBN 7-80720-601-2
定 价
58元

序言

张晓凌

2005年5月，因工作的缘故，我曾和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终身秘书长阿尔诺·杜德里夫有过一次对话。谈到中国文化时，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讲，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精神性，法国人很欣赏中国人的艺术，以及中国人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文化不应该向美国文化低头。我的感受是，阿尔诺先生这段谈话是中肯的，没有客套的成分，充满诚意。然而，当我谈及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的名字和作品时，这位老先生却一脸的茫然。

依我的理解，这种尴尬事实上不是阿尔诺先生的尴尬，而是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尴尬——对中国传统文化尊重和对中国现代文化漠然所构成的尴尬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这种状况令人难以容忍。

沉默，不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宿命。容忍沉默，无异于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谋杀。

打破沉默应该是一种主动性的姿态，而不是等待文化列强们来挑挑拣拣。所谓的主动性，不一定等待迟缓的国家文化战

略的实施，而应是从一个个精英化的学术交流项目开始，从一个个艺术家个案研究和推出开始。

缘于此，我们策划编撰了这套“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丛书。书中所录，既有艺术家吉光片羽式的思想与感受，又有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艺术创作经验和作品。其中言之凿凿的中的之言发人深醒，而创作方面的经验和形式探索，亦让人觉得中国当代艺术话语体系已触手可及——这当然是乐观的感受。我喜欢这种感受，尽管有一些虚幻，有一点朦胧，但它改变了已习以为常的妄自菲薄的心态。

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不仅仅从所谓重大文化战略开始，更多的应来自于个体创造与想象。伟大的个体创造能改变历史并构成伟大的时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006年12月16日



荷塘(习作)

1986年

46×38cm

目 录

第一章

徐 涟

田黎明的艺术世界 1

第二章

田黎明随笔 47

阳光 47

和风 53

空气 61

林 84

第三章

艺术家评论 100

郎绍君

朴素而灿烂

——读田黎明的水墨画 100

第四章

徐 涟

田黎明作品评析 124

一、课堂习作（1999年）	124
二、课堂习作（2000年）	126
三、草原（1987年）	128
四、小溪（1987年）	130
五、老河（1987年）	132
六、雪域净土（2002年）	134
七、清清的风（2003年）	136
八、一首歌（2002年）	138
九、阳光下游泳的人（1993年）	140
十、都市人（1998年）	142
十一、都市女孩（2002年）	144
十二、童年的记忆（2002年）	146
十三、雷锋（2001年）	148
十四、汽车时代（2002年）	150
十五、远山（2004年）	152
十六、空气（西藏阳光）（2002年）	154
十七、自然中的都市人（2004年）	156
十八、五月的乡村（2005年）	158
十九、向日葵（1993年）	160
二十、澄明（2003年）	162
二一、阳光（1993年）	164
二二、乡土（1993年）	166
二三、蓝天（1994年）	168
二四、山上的风（1996年）	170
二五、上早班的中年人（1998年）	172

二六、吃汉堡的女孩（1998年）	174
二七、寂、坤（1987年）	176
二八、课堂写生（1984年）	179
二九、夏日（1996年）	181
三十、《碑林》（1984年）	183
三一、松（1990年）	185
三二、种子（1991年）	187
三三、都市假日（2000年）	189
三四、喝红酒的女孩（2001年）	192
三五、过马路的男孩（2001年）	194
三六、花房中的女孩（2003年）	196
三七、高士系列（2002年）	198
三八、山泉（2003年）	200

第五章

田黎明年表 202

田黎明的画是让人过目不忘的。第一次看见它，我惊讶于那画面的超凡脱俗：淡雅、清新、质朴的农家女孩，像山野清风迎面拂来；你不由自主想走近、再走近，试图看得更为清楚，却似乎总有一些朦胧，隔一层薄纱，可望而不可及。你只好停住脚步；她却飘然而至，和着空气、阳光、清溪自由舒展，在氤氲蒸腾的世界里活泼泼地生长。那种静谧安详、自在自足之境深深打动了我！

细细品味，田黎明是融会了传统的中国画表现方式，提炼而成一家的表现技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当代语汇，来阐释独特的自在之境的。他所使用的融染法、连体法、围墨法无一不来自传统，却又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个人独特表达；他对色彩的运用、对光的探索，又分明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观照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田黎明的内在感受与他的绘画技法偶然而又必然地不期而遇：一方面，他的人生体验与艺术感受需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他的独特技法表达了独特的精神、情感世界，从而成就了田黎明的当下艺术面貌，并最终成为脱离他自身的观者眼中的艺术之境，人们谓之“田黎明风格”。由此，刚刚进入天命之年的田黎明，以其绘画的独创性



| 在卢沉老师身边

在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不由自主地想走进他的艺术世界，去探寻其艺术发展的内在精神脉络。

这是因为，时代寄希

望于田黎明这样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身上。原因有二：其一，我以为，前辈大师的地位与成就已有定论，未来中国画大师则将出于这批50岁上下、如今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中坚力量的他们当中。他们在文革中开始绘画的学习与创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以主题性绘画初露锋芒，而又能再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潮中探索突围，完成了自己的艺术转型。然而今天，艺术家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即在物质的丰富大大超过精神的丰富的时代，他是否能够提供给人们超越物质生活层面并达到精神高度的某种方式？挑战意味着机遇，从当代中青年实力派艺术家中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领军人物。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而且必然是真善美的阐释与张扬，借助艺术的存在，人，能够达到诗意的栖居。一旦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完全落到物质生活的层面上，则其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便荡然无存。田黎明正是时时处处以自己的作品清晰展示出不懈追求的精神轨迹；其二，我并不认为人品即画品是种绝对判断。但我以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心胸、所禀承的气质、所抱定的理想、

所坚持的实践最终决定了他的人生境界，而这人生境界决定他的艺术成就之高下、决定其艺术作品之价值。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极大地偏离了他展示给公众的艺术景象，或者说不能为其艺术理想的佐证，他的作品必然是苍白无力的，无法达到自我自在之境。田黎明的画面折射出他的内心世界，二者如此协调一致，而我也不止一次地听到美术圈内外对他入品的肯定。这两点足够证明，田黎明是非常好的个案研究对象，研究其艺术成长经历、创作观念形成、技法探索过程、目标理想追求及至当下创作心态和实际生存状态，具有绝非只属田黎明个人的普遍意义。

在一个清爽的夏季早晨，我们开始了一次长谈。我没有失望。一如我的想象，田黎明直率、朴素、沉静。他是勤奋的画者，谦虚内敛，心存感激，富有理性的智慧，而他思考之深实出我意料之外！我们交谈着，他一边梳理着自己几十年的艺术人生，我一边探寻着一位艺术家的精神轨迹。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位艺术家向我们走来。

徐：很高兴有这次机会，能和您面对面地交谈。第一次从展览中看见您的作品，画面一下子把我抓住，我被深深感动，印象非常深刻；天命之年对于一位中国画家来说是年轻的，并且您又已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担任了好几年的系主任，您的创作和教学远不会止步。我也读了您的一些散文，感觉语言非常清新，就和您的画一样，文字的优美出乎我的意料。我还听到了有关您的一些议论，人们对您的人品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客观地说，您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使您成为今天的田黎明？您学画的经历，艺术追求，您创作中的探索与体验，甚至您爱读的书，等等。我们不妨逆着时间的河流，慢慢地聊一聊。您是安徽人，生在北京？

田：我父亲是一个军人，1942年参军，解放后在海军工



| 和卢沉老师在一起

作。我母亲是小学教师，我出生在北京海军医院。父亲祖籍是河南，母亲祖籍是山西，我们家随父亲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合肥。

徐：您学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田：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我是因为画画才被部队招为文艺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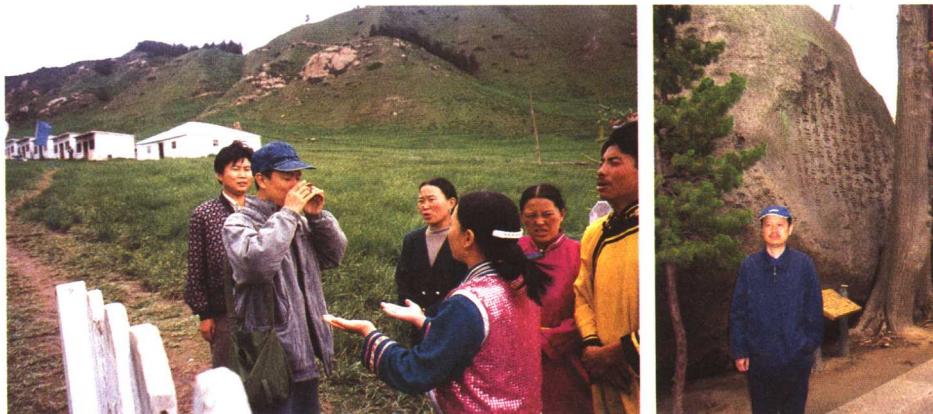
部队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尤其重视对有专业特长的人才培养，所以我就有机会到中央美院进修了两年。结业时，美术学院副院长刘勃舒先生、卢沉先生、黄润华先生、谢志高先生、曾善庆先生等都认为我适合教学工作，卢先生也希望黄润华先生能尽快把我从部队转到系里来。为此黄先生专门找部队的领导谈这件事情。部队最后还是让我走了，这样我如鱼得水，成为国画系一名教师。后来我进了卢沉工作室成为了卢沉老师的助教，以后一直在水墨教研室任教。

徐：您对老师的印象都特别深，在您的文章里经常提到。

田：对，我在《怀念卢沉老师》那篇文章里写到那些给予我帮助的老师。中央美院有一个传统，老先生治学的精神和做人的准则是相辅相成的，好好做人与严谨治学是中国画系整体的学术精神。老先生对我们中青年教师影响很大，我们从心里都特别敬重老先生。

那时候我在人物写生当中融进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当时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先生们看到这些习作，在课堂上让我讲讲为什么要这样画，这样就慢慢对我有了印象。因为我是自学出来的，有一种特别的渴望，希望得到专家的指点，不管哪个老师提意见，我都特别认真地听，发自内心，有一种虔诚的感觉，认为老师都是大画家，他们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抱着这种理念，当时做了非常多的笔记。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对老师的感情也比较深。做行政工作以来，我越来越

清醒地认识到，老师们也是从叶浅予先生、李可染先生、蒋兆和先生、李苦禅先生等老一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所有学院里面传承的东西，讲究手传、口传和心传，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到理论，有时候一堂课对一个学生的影响是终生的。当然每



| 采 风

个人接受的感觉和角度不同，但影响会从各个角度产生，从做人的原则到治学的态度，中央美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徐：从您的文章中，我读到了一颗感恩的心！先是自学，再到进修，您的同龄人可能都经历了这些过程。但勤奋、谦虚、内敛的个性，使您比别人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绘画天赋，我感觉您学习非常认真，并且总在思考、总结。您觉得在美院两年对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田：在美院进修的时候，听先生讲课，从临摹开始，两年学到的东西无形中决定了我以后整个发展方向。虽然那两年也

没有很理性地认识到应该怎么做，绘画应该从哪方面来思考，但我有种直觉，如果要画一张画，不能完全直观地去表现眼前所看到的，只凭冲动去画。从情绪的冲动，到艺术创作，中间应当有个沉淀的过程。

在美院进修，西方文化开始进来，包括八五新潮的影响，读了一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在美院读的3本书印象最为深刻。一本是《傅雷家书》，很难借到，拿到之后别人还等着要，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整整记了一本子，感觉太好了。还有一本书是苏联的一位音乐家在离开苏联之后写斯大林时期与文化人的一种关系；还有一本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录》。这3本书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不是直接从中读到什么，而是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徐：受时代的局限，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创作都是主题创作。但在美院的学习使您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思考。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的艺术探索常常是无意识的、比较盲目的，也许潜意识里有一个方向，但当时自己并不清楚？

田：在部队搞创作目标非常明确，下部队生活，是有要求有任务的，以主题创作为主。战士们打山洞，用钻机开山，那场面能够感染你，能够让你振奋。如果是现在，我不会直接描述战士的勇猛直前，肩膀的肌肉有多么发达，我会把这些感觉沉淀下来，再进行创作。但在那个时候，体验到这些激情就开始创作，而当时肯定就是这样去画的，要表现出力量，一定要画

出肌肉的感觉。随着主题创作不断地进行，我不断在反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画《碑林》的时候。《碑林》是我在部队生活的真实感受的一张代表作。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不是我看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革命先烈的纪念碑的那种感动，而是看到了新一代战士在施工当中由于塌方造成的牺牲，意外事故造成牺牲，然后都埋葬在一个山岗上面这样的故事。当时是在陕西韩城体验生活，给我一个比较大的触动，当时没有画，只是把这种感受在精神的底层里保留了下来。

为创作《碑林》我去写生。在写生当中我想到要把中国山水画的方法运用到人物当中去，这是卢沉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强调的，因为李可染先生说过，画人物可以把人当做山石去画，我记住了这句话。就开始自己尝试，去摸索。我喜欢李唐和范宽的画，这是一种直觉，思考如何把范宽山水的感觉融入到人物的写生里面去，这是我最早用传统笔墨的方式跟表现现代人物结合的尝试。没想到这批写生得到了卢沉老师、谢志高老师和蒋采萍老师的肯定，他们感觉这样的想法以及笔墨路子可以尝试，这样就坚定了自己这样做。创作《碑林》的时候，我把这种方法运用进去，所以《碑林》里面人物的画法全部是借鉴范宽山水的画法，一点点皴，找那种笔墨的山石感觉与人物的精神所在。尽管笔墨是吸收了范宽山水的方法，但是在《碑林》的整个创作当中，也比较注重更深入的思考，动脑子去想。记得当时我画了一个草图出来，听取了部队一些老师的意见，他们就告诫我防止这张画变成宣传画。一个人一个人立在那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情节，如果不能表